

【特别策划】

共存到共生：夹江手工造纸村民居保护与更新研究

潘召南, 王珩珂*

(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 **目的** 针对当今传统手工艺村落原有的良性共生关系被破坏, 呈现村落与现代需求、生态环境等多因素间互相对立共存的现象, 从手工艺及村落共生性发展的视角, 以夹江手工造纸村为例, 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受造纸业影响的民居环境, 通过对村落自身文化特色和现有共存现象的分析。**方法** 提出对手工艺与民居环境整体性保护的策略与方法, 试图推动手工造纸与民居环境从当下的异质共存向和谐共生的良序关系转化。以共生理论为基础, 结合中西方的文化思想观点对共生理论进行溯源、归纳总结与探讨, 并形成自我的“共生”解读视角。强调异质共存是共生的前提, 结合黑川纪章的共生思想提出动态多元、通时合变的共生设计观, 探索共生理论介入的可能性。**结果** 以石堰村为夹江县手工造纸村的典型样本展开具体个案分析, 明确其文化核心价值, 深挖“五缘社会”关系的共存现象, 并进行系统性整理, 结合造纸业的现代化发展, 总结出在技艺更迭下石堰村民居环境的演变动因。**结论** 运用共生理论厘清民居环境内外共生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 构建传统产居合一民居保护与更新过程中的共生性体系, 确定生态环境与生产环境的共生、传统产居方式与现代人居的共存, 由此衍生新的村落文化现象。

关键词: 共生理论; 传统村落; 手工造纸技艺; 民居环境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3)24-0009-09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3.24.002

Coexistence to Symbiosis: a Study on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of Dwellings of Handmade Paper-making Village in Jiajiang

PAN Zhao-nan¹, WANG Heng-ke²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In allusion to the disruption of existing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in contemporary traditional craft villages, where villages exhibit coexistence in opposition to modern demands, ecological factors, and other elements, the work aims to focus on the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influenced by the paper-making industry, and analyze the village'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coexistence phenome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ymbiotic development of craftsmanship and villages, and with Jiajiang Handmade Paper-making Villages as an exampl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the holistic protection of craftsmanship and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were proposed to transform the current heterogeneous coexistence into a harmonious symbiotic relationship. Grounded in symbiotic theory and incorporating cultural perspectives from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ideologies, the study traced, summarized, and discussed the symbiotic theory, forming a unique interpretation emphasizing "symbiosis". It was emphasized that heterogeneous coexistence was a prerequisite for symbiosis. Combined with Kisho Kurokawa's symboic thinking, a dynamic, pluralistic, and contemporaneous view of symbiotic design was proposed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of symbiotic theory intervention. A specific case analysis with Shiyan Village as a typical sample of Jiajiang County's handmade paper-making villages, the study identified its cultural core values, delved into the coexistence phenomena of the "Five Relations Society", and systematically organized these findings. Combined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aper-making industry, the study summarized the evolutionary factors in the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of Shiyan Village under the succession of craftsmanship. Applying the symboic theory to

收稿日期: 2023-07-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村建设设计伦理问题与策略研究”(21EG213)

*通信作者

clarify the mechanisms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mbiotic factors i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constructing a symbiotic system during the protection and renewal of traditional combined living and working residences, and determining the symbiosis of ecological and production environments, and coexistence of traditional living methods and modern habitation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village cultural phenomena.

KEY WORDS: symbiotic theory; traditional villages; handmade paper craftsmanship;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传统手工艺是中国农耕文化重要的组件,其生产方式多以血缘家庭为单位,在家长制分工管理、家庭成员间默契配合的情况下完成生产,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的经济共同体,同时也具有典型性、地方性的非遗文化特征。手工艺村落作为非遗的物质性载体,在村落布局、民居选址、民居空间格局和家庭结构、行业组织结构等方面都受到手工艺的影响,二者彼此交融,互为依托。对手工艺村落的保护,不仅是传承非遗技艺,保护其物化形态,更是对手工艺生成与其村落生长过程中长期共存、共生关系的延续。随着工业化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手工艺村落原有的和谐共生关系被打破,呈现多因素间对立并存的不和谐现象。四川夹江手工竹纸技艺作为地方性传统手工艺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下同样也面临着技艺传承和村落民居保护等困境。

1 研究背景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释放了改革信号,首次提出要扎实推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1],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发展到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进一步丰富了和谐共生、和而不同、和睦相处的乡村文化内涵。

1.1 共生理论

共生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提出,强调不同生物之间共同生存、相互合作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不乏对人与万物之间共生逻辑的探讨,《说文解字》解释“和,相应也。”意为不同事物的相互呼应,“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和作为中国古代思想中对共生的最高标准,主张不强求同质化,认可异质事物的多样性。因此,异质共存作为普世自然法,为自存提供了最佳保障,也为共生提供了先决基础^[2],而共生理论的中心意旨是从认清“存在”到异质“共存”再到形成良性“共生”的演变。黑川纪章(Kisho Kurokawa)进一步将共生理论引入建筑领域,对“机械原理时代”进行反思,提出动态开放的多元生命哲学^[3]。其重点在于保持动态关系的同时,重视事物“共同生成”的过程,即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重新梳理事物与他者的联系,通过不断扬弃搭建新的共生网络,形成动态多元、通时合变的共生设计观。

1.2 工业化对乡村传统手工艺的冲击

在手工艺长期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被劳作转化为经济效益。在农耕时期,中国传统手工业一直遵循自然规律开展生产,严格按照《考工记》中所述“天有时,地有气,物有美,工有巧;合四者,然后可以为良”^[4],以此追求产品的最佳状态,并给予自然休养生息。但面对消费社会急速增长的欲求和工业化高效生产,传统生产方式与自然的平衡关系被打破,生态空间物质能量再平衡的速度难以跟上人类在生产过程中造成破坏与空间扩张的步伐^[5]。此外,传统手工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情感与血缘的属性,其主体技艺传承带有显著的地缘与业缘的文化特征;在演进过程中自发形成相应的文化场域,手工匠人通过血缘相依、师徒传授、互助相帮的生产活动,逐渐形成带有明显技艺特色的行业帮派,并在技艺帮派的业缘关系中衍生出共同的信仰崇拜——神缘。但随着机器生产替代手工生产后,传统手工艺文化也随之没落,其村落环境和产居合一的文化场域也随之消隐,由此导致村落自身文化特色缺失,匠师、技艺、民居、村落之间的良序共生受到根本性的冲击。

2 夹江手工造纸村的共存现状

夹江境内竹资源众多,水源充沛,良好的自然条件促进了造纸工艺的产生。据《夹江县志》(1989版)记载,1983年全县累计有10个造纸公社,321个造纸生产队,从业人员4.32万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八分之一^[6]。但如今青壮年劳动力多在县城的瓷砖厂或机械造纸厂工作,从事手工造纸的人口比例大幅下降,造纸工匠平均年龄为50岁左右,手艺人老龄化和手艺流失现象日趋严重。

2.1 手工造纸与槽户的具身性共存

据《县志》(1934年)记录:“各区造纸之家,名曰槽户。”造纸的核心工艺“抄纸”以纸槽为核心展开,故夹江当地称造纸人家为“槽户”。手工技艺存在于工匠的认知与身体记忆里,运用于日常生产活动之中,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口传心授、身教言传完成技艺传承,手工造纸技艺与槽户的具身性共存从以下两方面体现,一方面,槽户的身体是手工造纸技艺实践的工具和“标尺”,在日常生产中蕴含着丰富的身体技术,以人的身体经验为依据。另一方面,槽户的

身体是技艺知识体系的物质载体与“容器”^[7]。无论是前期集体生产的“蒸活儿”阶段, 还是目前仍以人工为主的抄纸阶段, 都依仗槽户大量的体力劳动。在劳动过程中的千百次重复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劳动者身体的变形, 从业多年的抄纸匠们一般都手脚肿胀, 弓腰曲背。因此, 造纸技艺实际上是内嵌于具体社会情境的“具身化”实践, 这种具身化的知识体系以槽户的身体为记忆容器, 在劳作过程中活态地释放出来。

2.2 槽户之间的互惠共存

夹江县石堰村以单一大姓“石”姓为主, 明清时期石氏祖先定居于此, 开枝散叶。周边的“杨”“张”等外姓人则通过务工或与石氏通婚的方式融入乡村社群中, 由此形成远亲近邻相互交织、以纸业为生的手工造纸村落。手工造纸一般以血缘传承为主, 亲属关系与技能高度重叠, 注重在不同工坊内建立合作关系, 明确劳务互换、设施互借、经济互助的机制。手工造纸对劳动力要求较高, 仅一个纸槽的作坊就需要六七个强壮的劳动力^[8], 由于其工序的复杂性, 需要不同工坊间的人员流通, 以减少槽户在初加工阶段的劳动量。生产中的劳务互换也主导了造纸大户和邻居的合作, 大户基于利益考虑和习俗义务, 与邻居共享如篾锅、纸壁等生产工具, 并帮助小作坊销售纸张。相较于竞争, 良性共存带来的利益更具诱惑, 在石堰村槽户们相互协作, 拒绝共享则意味着必须跳出手工艺者所依赖的协作关系网。虽然初加工阶段已形成固定模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槽户放弃差异性竞争。为保证纸品的独特性, 部分技艺核心环节则以“秘方”形式在家庭作坊内部进行纵向父子传承, 槽户间的合作

共享绝非造纸技艺的平均化, 而是在发展中呈现互惠共存与差异性共存的模式。

2.3 手工造纸与精神信仰的多元共存

中国受到多神崇拜的传统文化影响, 人们出于不同目的祈求不同神灵庇佑, 由此呈现出精神信仰的多元性和崇拜意识中的多重性。手工造纸民居, 由于生产与生活共处于空间中, 使造纸民居具有双重功能属性, 形成特殊的神缘供奉, 即业祖先师和家族先祖, 民居堂屋内并置供奉的业祖与先祖牌位, 成为造纸之家的精神核心和神圣空间。造纸技艺在传承过程中, 槽户通过成立“蔡翁会”, 举行“蔡翁祭”, 供奉“蔡先师”牌位等风俗传达对蔡伦的尊敬^[9], 由业祖授业给家祖, 家祖再传给后人, 形成典型的血缘与业缘的传袭, 业祖崇拜不仅仅限于家祭活动, 也成为行业集体信仰的义务活动。以整合家族成员, 强调家族内血缘传承为主所形成的先祖崇拜, 以整合行业团体, 强调经济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业祖崇拜, 受血缘、地缘、业缘的影响双重神缘在手工造纸村落交织并存, 既体现了生产与生活的高度重叠关系, 又整合了当地业群的精神信仰和社会伦理。

3 夹江手工造纸业影响下的民居形态生成

石堰村作为夹江手工造纸的核心产区, 位于夹江县北面, 面积 7.5 平方公里, 人均耕地 0.25 亩, 村内常住 895 户, 人口 2 505 人。20 世纪 40 年代石堰村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是造纸工匠, 手工造纸主要以家庭纸坊的形式传承, 民居在维持村民生活的同时也承担部分生产工序, 形成以生产要素为中心的空间格局, 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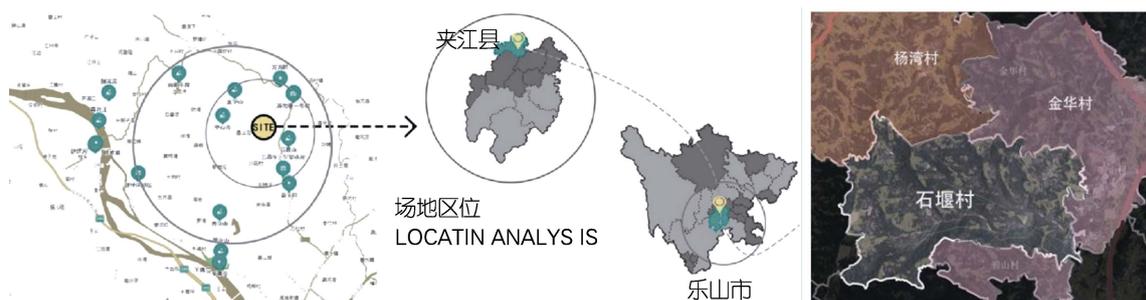


图 1 石堰村区位图

Fig.1 Location map of Shiyan Village

3.1 随溪而居的民居选址

造纸作为耗水量极大的行业, 对水的需求也体现在造纸民居选址上。石堰村多为山地地形, 自东向西的石堰河汇集山泉水流经村内, 民居聚落沿溪流呈组团状分布。两处集体造纸生产点位于地势稍平坦的溪流南侧, 大千纸坊片区作为石堰村最具代表性的造纸民居组团, 位于石堰河上游。由于不同生产工序对水质、交通运输和生产原料的需求不同, 择水而居是最

有利于生产、生活的民居布局方式, 根据工序所需水源的不同在居民选址上也呈现一定的差异性, 见表 1。初加工阶段需要平坦的场地以处理竹料, 为方便原料运输和取水, 集体造纸工坊多位于溪流竹林茂密的平坦河岸, 溪流相对缓和且邻近交通运输主干道。精加工环节对水质要求较高, 需引入活水至纸槽, 以山泉水为宜, 因此大千纸坊等“精料纸”工坊多位于地势最高的上游地区, 通过引山泉水进行抄纸工序。

表 1 夹江竹纸技艺与水相关的主要工序
Tab.1 Main process related to water in bamboo paper technique of Jiajiang

工序	具体生产流程	所需水源
1. 窖竹麻	一般位于沅竹池，一些纸坊也利用地形，垒成石堰，将小溪水截断成天然水，直接将竹料放入溪水中浸泡。	以溪水为主。
2. 沅竹麻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纸工们总结出了“冬水为上，春秋次之，夏水为下”的季节性水质标准，以及“枢欲清水，生熟合宜”的用水原则。因此，枢竹池中都要将生水与枢过料的熟水适量混合，保持所需要的脱胶菌类，便于菌类繁殖，从而缩短枢料时间。	清水熟水混合。时令对水质有一定影响。
3. 洗竹麻	竹麻打好后，将竹料勾至旁边的水池中洗涤，竹料冷却后变硬需要趁热洗，因此篁锅设在离水源近的地方，洗池需要长流水，将溪流引入水窖另做出水道排污水，在出水口做坝，坝上插上竹条避免竹麻流出。	一般为溪水，也可自建水槽引入活水。
4. 抄纸	在抄纸阶段，水质对纸质具有决定性影响。山泉水含有铁、锰等元素，悬浮物较少，水的硬度不大，是造纸的理想水质，因此槽户通过楠竹连接，从山泉中引入泉水，还有些人家为了防止泉水在接竿流淌时渗入杂质，在泉水入槽处的竹竿口上包裹一层白色的纱布过滤杂质。	山泉水为宜。

3.2 产居合一的民居内外空间

造纸民居是集生产、生活和生态于一体的复合型居住空间，由于石堰村山脉众多，村内聚落分布较为零散，民居以竹林为屏障，多呈院落式分布。院坝、住宅和生产作坊是造纸民居的主要构成要素，室内分堂屋、卧室、灶房、造纸工坊、仓库等功能。在建筑形态上，多为木穿斗结构，斜屋顶、大屋檐和半围合式庭院，见图 2，外墙体以当地盛产的红砂岩做高勒脚，室内抬高。



图 2 造纸民居构成要素

Fig.2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paper-making folk houses

建筑用材因地制宜，以木、石、青瓦、红砂岩为主。造纸之家则以竹为筋，泥为肉，灰为肤，在此基础上通过卵石打磨和石蜡抛光，使墙体更加平整，以贴合纸张肌理，见图 3。纸壁作为石堰村造纸民居的独有组成部分，利用自然材料的吸水性，结合空间布局的通风性，借助日光的间接照射，通过冷焙的方式使水分得以蒸发，由此晾晒的纸张纸质较好。

夹江手工造纸往往以家庭为核心，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高度重合，既有利于家庭技艺传承也有利于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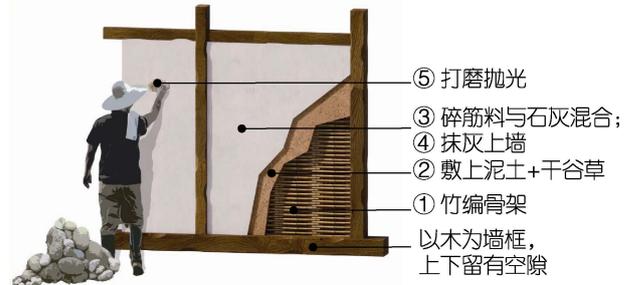


图 3 传统晾纸墙制作工艺

Fig.3 Craftsmanship of traditional paper drying wall

心生产环节的技术保密。造纸民居的内外墙不仅可以用作空间隔断的实体，还是附加晾纸功能的生产工具。抄纸匠的手艺控制着手工纸纤维的细腻度和绵韧度，而手工纸晾晒的过程则决定了纸质的平整度和柔软度，为确保槽户对技艺的控制权，“抄以帘、刷以壁”这两个核心工序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关键技术，往往与生活空间紧密联系。抄纸与刷纸的工作一般由家庭劳动力承担，为便于生产，槽户将生产作坊安置在民居附近，而揭纸、晾纸则直接在生活空间内进行。民居内空间利用率高，墙体林立，内廊串联不同空间，槽户一方面将民居内被打磨过的内外墙体作为纸壁，另一方面隔断部分室内空间形成民居内廊，两侧专门用于晾晒纸张。

3.3 工具与流通性决定作坊形式

槽户间的合作和生产资源共享决定了传统造纸工坊无墙体围合的开放式结构。篁锅、纸壁等制作成本较高的生产工具多为造纸大户所有，但由于槽户间的互惠共存关系，只有互帮互助才能维持纸坊的正常运转，工匠和生产工具通过劳力互换、设施互借流通于邻里间的其他家庭作坊。部分造纸流程已经形成固定模式，与所有槽户共享，核心技艺则储存在工匠的经验知识和身体记忆中，这种技艺很难被窃取，因此造纸工坊周围不必有墙体围合，见表 2。

表 2 夹江手工造纸生产作坊内主要生产工具及使用情况
Tab.2 Main production tools and use in Jiajiang handmade paper workshop

序号	工具名称	形态	用途	材料	生产属性	目前使用情况
1	沅竹窖池	一般为长方形,大小不等,窖池内有石阶,便于进出	堆沅竹麻	石	集体	
2	篁锅	圆筒形、高约一丈、直径约八尺,有灶台、火堂、火门、烟道、铁锅、测液管等设施	蒸煮竹麻	木、石	集体	被高压蒸锅取代
3	洗料池	呈长方形约 7 m *3 m *0.7m (深)	淘洗竹麻	石	集体	部分使用水泥堆砌
4	纸白	呈外方内圆、上大下小的锥形,上、下直径分别为 0.8 m、0.4 m	舂揭纸料	木、石	私人	被搅拌机取代
5	储料槽	呈长方形约 1.3 m *0.8 m *0.7 m (深)	储料发酵	石	私人	
6	淘笕池	呈圆筒形,竹条交错编织,直径 0.18~0.2 m,高 0.4m	清洗料子	竹	私人	
7	纸槽	呈长方形、约 2.7 m *1.5 m *1 m (深),根据造纸尺寸进行调整	盛放纸浆	石	私人	
8	滑子池	呈长方形,约 1 m *0.7 m *0.65 m (深),多位于纸槽旁	盛放纸药	石、陶	私人	
9	纸榨	依据杠杆原理,由将军柱、千斤梁等组成	榨干水分	木	私人	被千斤顶取代
10	晾纸墙	表面平整、高 2.5~3 m 不等	刷纸阴干	竹木、石灰	私人	可贴在火焙、木板上

私人生产作坊在平面布局上受生产工具的影响,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保证作坊内的通风性,在蒸煮、漂洗环节中会用到部分化学原料,如漂白剂等,为减少污染对人体造成的影响,需要保证室内空间通风。在抄纸阶段,为防止湿纸大量堆积影响纸质,借助作坊内的通风性加速水分的蒸发;作坊与造纸民居的形态相似,四周墙体被作为晾纸墙加以利用,为了避免阳光直射墙面影响纸质,造纸民居皆建有宽大的出挑屋檐,见图 4;作坊内空间布置较为灵活,生产作坊以柱为主要支撑,减少墙体对内部空间的再分割,保证不同生产工具之间的快捷使用,并便于纸质成品运输;作坊内取水方便,排水便捷。作坊一般位于山涧或溪流两侧,部分作坊会通过暗渠引山泉水到作坊内。在抄纸和榨纸区域,槽户会专门预留排水道,快速将湿纸中的水分排出,避免造成地面的污水堆积,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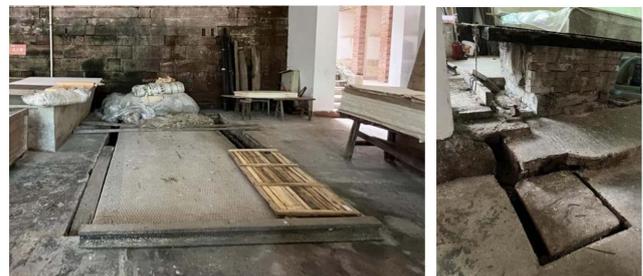


图 5 压纸处(左)及抄纸处(右)的排水道
Fig.5 A drain at the paperweight (left) and paper-making (right)

4 技艺更迭下的民居环境演变

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工业化的进一步冲击,手工造纸业亟待转化。夹江手工造纸业为提高生产效率引入现代化生产设备,形成“半工业化”的生产模式,部分传统工序被机械替代,生产工具的形态也随之改变,见表 3~4。

基于造纸产业演变和技艺工序更迭,导致石堰村产居合一的民居形态在当下逐渐瓦解。但正是由于手工艺作为一种集体性记忆所拥有的文化价值,使“当地农民的生存危机仍然存在,只要农村劳动力就业仍不充分,手工业便不会在外力的冲击下全然消失,除非农民完全逃离故土,相反农民一定会在危机中寻求转机。^[10]”为使民居形态更适宜当下手工纸业的发展,现存造纸民居主要有以下三点转变:首先在民居选址上,由随溪而居改为向村落入口扩张,更重视交通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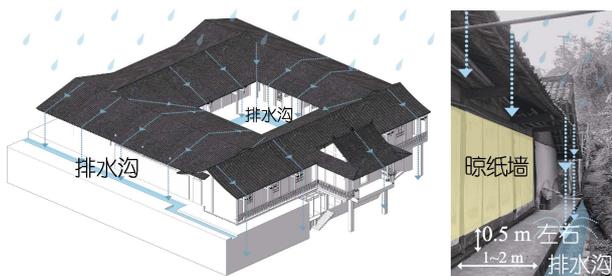


图 4 夹江手工造纸民居照片
Fig.4 Handmade paper-making folk house in Jiajiang

表3 夹江竹纸技艺传统生产流程
Tab.3 Traditional production process of Jiajiang bamboo paper technology

主要阶段	核心工序	生产属性	生产场所	生产时间段	
原料采集	1. 砍竹麻		竹林	“春料”：清明后 “冬料”：10、11月	
	2. 窖竹麻		沔竹池、溪流旁	夏20天，冬40天	
	3. 锤竹麻		公共生产空间		
制料阶段 (粗加工)	4. 浆竹麻	集体	石灰池	季节性生产 (累计耗时 约5个月)	浸润15天左右
	5. 煮竹麻		篦锅		6~7日
	6. 打竹麻		公共生产空间		
	7. 洗料子		溪流旁	5~6天\锅	
	8. 二次蒸料		篦锅	夏4~6天；冬5~7天	
	9. 二次洗料		溪流旁		
	10. 打堆发酵		石窖、篦桶	夏20天；冬30天	
制料阶段 (精加工)	11. 捣制料子		私人生产作坊		
	12. 淘洗漂料		私人生产作坊		
	13. 整槽加纸药		私人生产作坊		
抄纸阶段	14. 抄纸	私人	抄纸棚	全年性生产	
	15. 榨纸		民居内		
	16. 钳纸		民居内		
	17. 晒纸		民居、院坝、私人生产作坊		
	18. 整纸		民居、院坝内		

表4 夹江竹纸技艺现代半机械化生产流程
Tab.4 Modern semi-mechanized production process of Jiajiang bamboo paper technology

主要阶段	核心工序	生产属性	生产场所及器械	现代流程转变
原料采集 及粗加工	1. 砍竹麻		竹林	竹品种发生改变；断竹麻现改为电轧机铡断
	2. 沔竹麻	2000年后改为政 府统一配给原料	造纸车间	在溶有火碱的水池中沔3天
	3. 煮竹麻		高压蒸锅	注入碱水，蒸煮8小时左右
	4. 除碱水		洗料池	
制料阶段 (精加工)	5. 打浆		生产作坊	使用机械打浆
	6. 除砂	生产作坊	机械水泵运至除砂池搅拌	
	7. 整槽加纸药	生产作坊		
抄纸阶段	8. 抄纸	分为机械纸厂、手 工纸厂和私人纸 坊	生产作坊	
	9. 榨纸		生产作坊	使用千斤顶榨纸，约20分钟
	10. 钳纸		生产作坊	
	11. 烘焙		生产作坊	火焙取代纸壁，约5分钟可烘干1张四尺纸
	12. 整纸		生产作坊	
	13. 包装		生产作坊	100张为一刀，四尺纸售价70~100元不等

捷带来的区位优势；其次在精加工阶段，为适应现代造纸生产模式，大量器械化设备的介入造成传统作坊面积亟需扩大；最后作为核心工艺的抄纸阶段并无太多改变，但在火焙替代原有纸壁的同时，也截断了纸壁作为槽户间信息流通的媒介功能。见图6。

生产工序中机械化的引入不仅减少了生产工具的流通，也减少了劳力互换，促使大型纸坊汇集生产资源，小型家庭作坊间少有往来，20世纪90年代后，造纸作坊开始陆续修建围墙，原本联系紧密的槽户共生网格逐渐脱节，生活与生产的界限也变得清晰坚固。

5 夹江手工造纸村民居共生性保护与更新策略

基于前文对夹江手工造纸村的手工艺概况、现有共存现象和受手工造纸影响下的民居环境变迁的概述，本章以共生理论为指导，遵循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地域性保护的原则，通过对民居与生态、生产、生活之间的关联性分析，提出针对民居环境保护与更新的相关设计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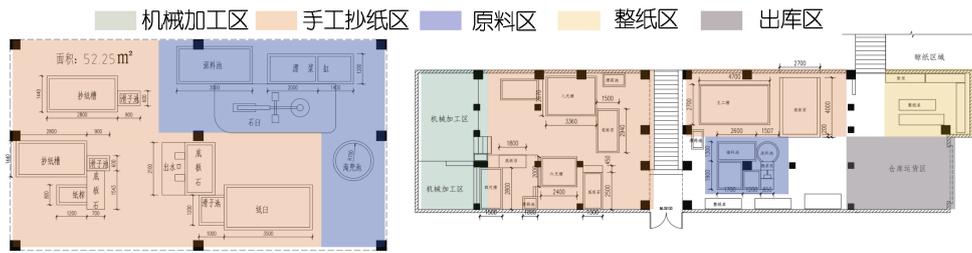


图 6 传统造纸工坊 (左) 与现代造纸工坊 (右) 的功能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functions of traditional (left) and modern (right) paper mills

生态环境作为村民日常生活的载体,为手工造纸提供了物质基础,手工造纸作为村民的谋生手段与生活相互交织渗透,形成产居合一的民居空间,而不断演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影响着当地的生态环境。生产、生态、生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当地特有的文化。地方性文化知识以血缘为基底,通过地缘与业缘的扩散渗透到村民的日常生活层面,成为手工生产的精神信仰及日常生活的价值导向,影响民居的生成逻辑,外化体现在民居的功能结构及空间形态上,由此形成生产、生态、生活相互共生的民居环境外部循环,见图 7。

因此重构民居与手工艺的共生关系,需要回归到生态、生产、生活的层面上。值得注意的是,空间并非仅有单一功能,而是多重功能的复合叠加,只要有人类实践活动的空间都具备相应的生态、生产和生活功能。因此在民居更新研究中,首先要明确三要素间共生共灭、不可分割的关系。其次,要注意不同空间的主导性功能。目前石堰村等传统手工艺村落都存在生态、生产和生活三因素间发展不协调的主要矛盾,同时在单一因素内部也存在多种小矛盾。矛盾过于复杂、集中,难以寻求最优解,因此在策略构建中,应首先明确空间的主导性功能,缓和在某一功能主导下的二元对立局面,合理地空间内的功能、形式、文

脉等进行重组。由此形成手工造纸村民居环境的共生性构建,见图 8。

5.1 与生态共生的可持续生产方式

目前夹江政府颁布了多项措施以减少造纸产生的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手工造纸业的持续发展。可采取分层治理的方式,针对机械纸厂,建立环境监测机制,定时监控环境质量。针对家庭式小型手工造纸作坊,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获得政府大力扶持,并组织相关科研机构进行治污减排的技术攻关,研制可供家庭工坊生产的小型治污设施、设备,实现造纸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清洁生产,保持夹江手工书画纸在全国纸业的影响力。

5.2 产居空间复合共生的设计策略

夹江手工造纸民居自古以来就具有生产与居住双重功能,其空间格局由古法造纸技艺、工序和家庭成员结构形成。在强调尊重当下社会进程,以活态保护为主,在不违背手工艺自身特有价值和运作方式的基础上,对古法造纸技艺进行更新,使之与当下市场需求相符,为手工造纸注入新的活力^[11]。对手工技艺的更新势必导致传统民居空间的改变,双重功能空间的关联性共生问题直接影响民居空间形态的长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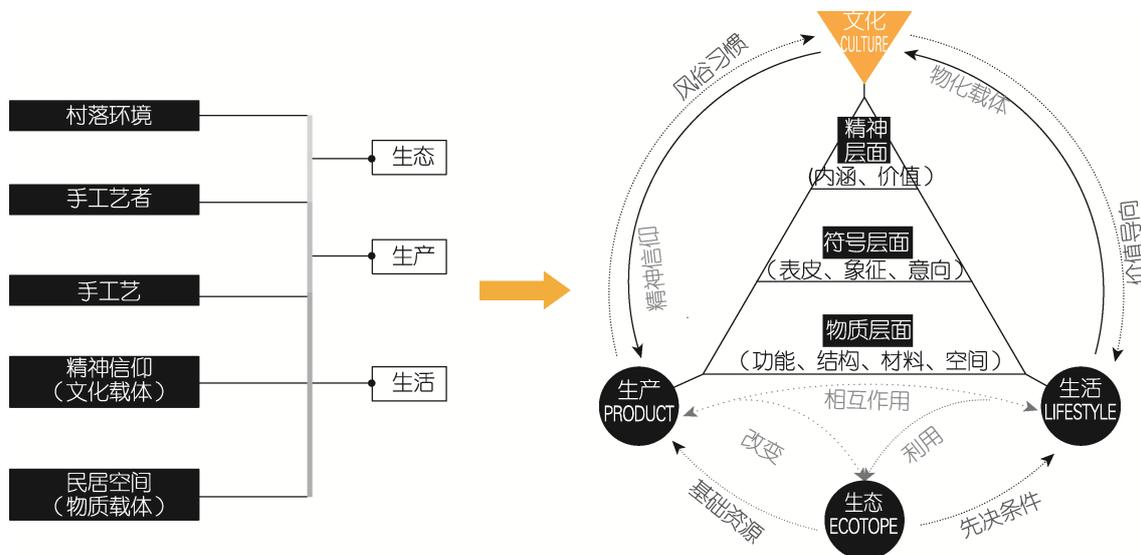


图 7 民居环境的内外共生因素及关联
Fig.7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mbiotic factors and correlations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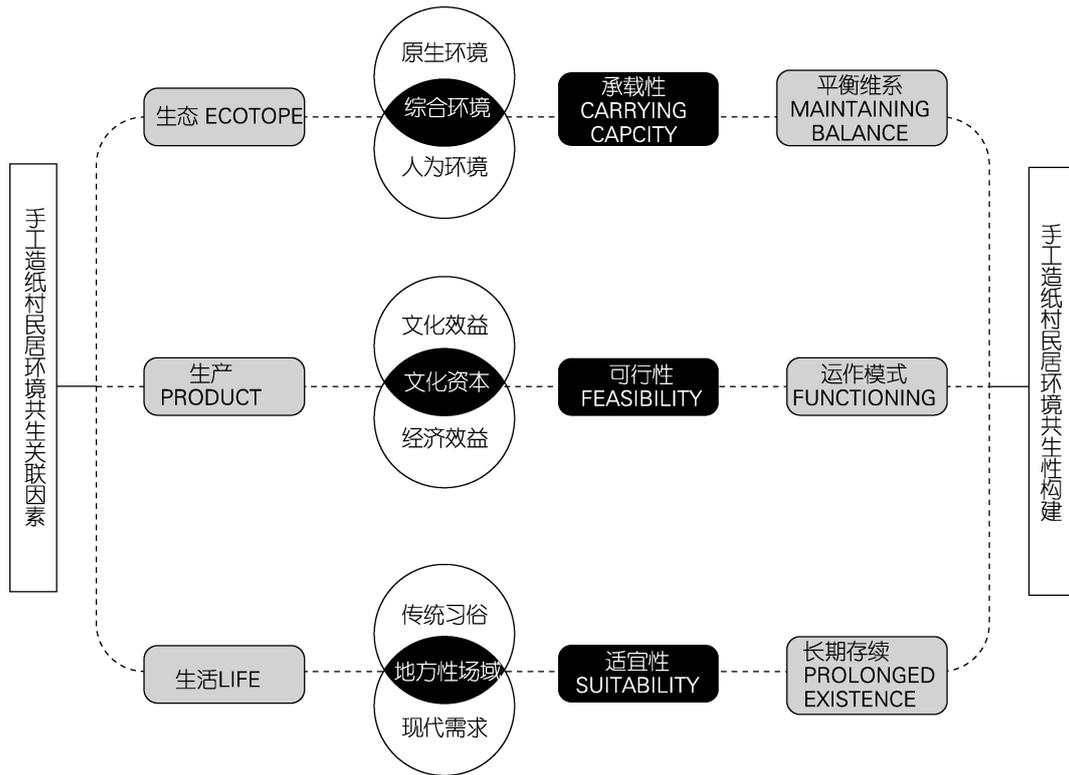


图8 民居环境的共生性构建

Fig.8 Construction of symbiosis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续效益。石堰村民居形态更多的是根据使用者的身体条件和生产所需而形成的。每一个技能在身的人进入一个结构性的环境中，技能的“关联场域”就会被重组^[8]，这一场域不仅包括造纸工匠、工具和民居空间，也包括周边的生态环境、物产和社会结构与制度。空间场域的重构也是槽户自我身份认同的重新建构^[12]。产居合一的民居是了解当地手工造纸技艺和地方知识的重要参考，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将手工造纸技艺的经济效益转化为文化效益，重新编排生产要素和生活方式交织重叠的空间关系，以生产空间的价值性延续，生活空间的功能性更新作为民居更新策略，实现手工造纸技艺从生产方式向文化资本的转换。

5.3 新旧形式相容共存的设计策略

传统民居的保护与更新不应仅停留在对形式或风格的探讨上，而应深入挖掘历史文脉的延续问题。黑川纪章在《新共生思想》中提出继承传统文脉的多层次表达手法，第一种手法，利用传统形态，引进新技术、新材料达到传统与现代的共生；第二种手法，是将传统形态分解后，在现代建筑中重新编码重组；第三种手法，是将传统象征或形态进行抽象、隐喻，在现代建筑中引入历史记忆^[3]。结合石堰村民居的具体环境，可以通过将传统形式符号化提取和提炼意象原型的设计策略，实现传统形式的抽象延续，在了解民居文化肌理后以现代化方式重新诠释^[13]。而对于衰败房屋并非全盘拆除，而是对其历史的痕迹进行保

留。通过与传统相仿的现代材质的介入延续传统民居的形态特征，形成整体风格上的协调性；通过新材料与建构方式表达建筑肌理，契合当下空间的调性，将历史脉络与时代气质交融，体现新空间的特征。

5.4 文化现象的再生转译设计策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中明确将“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14]，在后续的研究中，“文化空间”被界定为，具有人类文化建造或文化活动的物理空间或自然空间。夹江手工造纸村作为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在生产过程中逐渐形成诸如竹麻号子、蔡伦祭等地方性文化，由村内从事手工造纸生产的槽户们在特殊时令下举行，是一种以“此时、此地、此人、此物、此实践”^[15]为遵循要素的文化实践活动。造纸民居作为“形”与“用”的复合体，除了对其进行形式上的保护和延续外，与“用”所关联的文化现象和场景事件更是针对其更新的关键因素。在设计过程中，不仅将造纸民居作为兼备生产功能的场所，还将其视作文化空间进行再生设计。可还原日常生产场景，紧紧抓住其“本真”特性^[16]，以手工造纸的生产流程来串联空间，将生产工具作为空间内的装置进行陈设，引入周期性的民俗活动。同时让原住民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讲述者，保留原住民的生活痕迹，通过场景事件的对话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语境的共生，延续民居的精神内核。

6 结语

共存到共生的演化是建立在肯定事物运动发展轨迹的基础上。夹江手工造纸民居作为凝聚人们生活与生产的“文化遗产”, 既带来生产上的经济效益又具备特有的文化价值, 在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 不论是生态环境的承载性还是生产方式的可行性, 最终应落脚在人的生活行为与场所空间匹配的适宜性上。以“共存”为民居保护的核心, 以“共生”为手工造纸村后续更新发展的原则, 结合生态、生产、生活三要素提出民居保护与更新的相关策略, 重塑手工造纸与民居环境和谐共生的良序关系, 实现新语境下文化现象的再生。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EB/OL]. (2022-11-25)[2023-07-08].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1/25/content_5728695.htm.
The Websit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build livable, business-friendly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EB/OL]. (2022-11-25)[2023-07-08].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1/25/content_5728695.htm.
- [2] 梁鹤年, 沈迟, 杨保军, 等. 共享城市: 自存? 共存?[J]. 城市规划, 2019, 43(1): 25-30.
LIANG He-nian, SHEN Chi, YANG Bao-jun, et al. Shared City: Self-Existence? co-Existenc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9, 43(1): 25-30.
- [3] 黑川纪章. 新共生思想[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KISHO K. New Symbiotic Ideas[M]. Beijing: 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ess, 2008.
- [4] 闻人军. 考工记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WEN Reng-jun. Artificers' Record[M].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3.
- [5] 许伟. “三生空间”的内涵、关系及其优化路径[J]. 东岳论丛, 2022, 43(5): 126-134.
XU Wei. The Connotation, Relationship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Sansheng Space"[J]. Dongyue Tribune, 2022, 43(5): 126-134.
- [6] 四川省夹江县编史修志委员会. 夹江县志[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The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Compilation of Jiajia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Jiajiang County Records[M].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7] 孙发成. 传统工艺活态保护中的“身体”价值与“活态”空间[J]. 民族艺术, 2020(4): 55-63.
SUN Fa-cheng. The Value of "Body" and the "Living" Space in the Living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rafts[J]. National Arts, 2020(4): 55-63.
- [8] 艾约博. 以竹为生: 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M]. 韩巍,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JACOB E. Eating Rice from Bamboo Roots[M]. HAN Wei, Translated.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 [9] 肖坤冰. 行业信仰、祭祀组织与地方社会——以晚清民国时期四川夹江县“蔡翁会”为中心的考察[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1): 118-123, 129.
XIAO Kun-bing. The Trade Belief, Sacred Organization and Local Society—An Investigation Focusing on the CaiWengHui of Jiajiang County in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J]. 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3(1): 118-123, 129.
- [10] 彭南生. 半工业化: 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PENG Nan-sheng. Semi-industri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s of Rural Handicrafts in Modern China[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 [11] 李天, 傅昊, 胡斌. 基于视觉体验的南京传统民居更新设计研究[J]. 包装工程, 2022, 43(20): 449-458.
LI Tian, FU Hao, HU Bin. Renewal Design of Nanjing Traditional Dwellings Based on Visual Experienc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2, 43(20): 449-458.
- [12] 王蒙, 高津. 身份认同建构下剪纸工艺的再生产研究[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0(1): 139-150.
WANG Meng, GAO Jin. Reproduction of Paper-Cutting Techniques in the Context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J]. Journal of Hubei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22, 40(1): 139-150.
- [13] 张妍, 张婕. 基于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下的传统手工艺生产性保护研究[J]. 包装工程, 2019, 40(4): 192-196.
ZHANG Yan, ZHANG Ji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Production Based on the Living Heritage of Tianj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9, 40(4): 192-196.
- [14] 联合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EB/OL]. (2006-04-20)[2023-07-08].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ich>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003)[EB/OL]. (2006-04-20)[2023-07-08].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ich>
- [15] 萧放, 席辉.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基本特征与保护原则[J]. 文化遗产, 2022(1): 9-16.
XIAO Fang, XI Hui. The Basic Features and Safeguarding Principl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Space[J]. Cultural Heritage, 2022(1): 9-16.
- [16] 李杨, 张旭. 民俗旅游的文化空间建设与语境表达[J]. 包装工程, 2016, 37(18): 26-29.
LI Yang, ZHANG Xu. Cultural Space Construction and Context Expression of the Folk Custom Tourism[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6, 37(18): 26-29.